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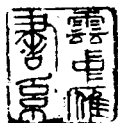


符龙笛风

下

中国音乐出版社

44.568
FD
2



风笛龙符

①下

珠海出版社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朱红的玉符	(1)
第二章	东风无语夕阳愁	(2 3)
第三章	灵堂中的白骨	(4 6)
第四章	醉乡老顽童	(7 0)
第五章	七步追魂	(9 4)
第六章	海天冥仇永	(117)
第七章	借衣之恩	(141)
第八章	杏林花如雪	(162)
第九章	月色下的苓苓	(192)
第十章	六翅银蜂蜜	(215)

第十一章	醉倒的火鲤	(239)
第十二章	江水无言	(263)
第十三章	天堂的人口处	(285)
第十四章	耳 语	(313)
第十五章	琵琶三弄	(333)
第十六章	巫山脚下黑衣人	(356)
第十七章	蜘蛛宫主人	(381)
第十八章	鬼谷遗书	(405)
第十九章	坟场中的磷火	(424)
第二十章	杜鹃血	(446)
第二一章	激越的笛声	(470)
第二二章	铜镜下的机关	(493)
第二三章	双飞蝶	(515)

第二四章	哪一座是枉死涧	(540)
第二五章	七颗朱红小痣	(562)
第二六章	老顽童	(586)
第二七章	娥皇女英的故事	(609)

第十四章 耳 语

可是，醉乡老顽童是何等人物，哪能轻易受骗，闻言略一思索，立即沉声大喝道：

“好贼崽子，你敢骗我，看我取你狗命！”

双手一晃，指形如刀，直向巫山飞猿周身插下。

巫山飞猿惊呼一声：

“老前辈，我说的全是真话！”

醉乡老顽童掌力一收，唰唰唰连点他三处麻穴，嘿嘿怒笑道：

“真话？哼！我就不信青城一凤能把那年轻人击下悬崖！”

巫山飞猿闻言，顿时倒抽一口凉气，不过他狡诈百出，阴险无比，略一沉思，立即连呼冤枉道：

“老前辈，你听我说完之后下手不迟！”

“好！你说！”

“那青城一凤虽不是冷血人之敌，可是中原九大门派向来步调一致，冷血人功力虽高，又怎能抵挡他们联手合击！”

君子可欺以其方，这贼子言之有理，更何况醉乡老顽童曾经亲眼见武当派囚禁江雨舟之事，思前想后，由不得他不信！

微风之中，但见他须发飘动，双目乱转，终于大喝一声：

“青城一凤，老夫同你拼了！”

话音一落，双手捧起苓苓的娇躯，快步而去。

巫山飞猿见状心中大急，立即张口高呼道：

“老前辈，请你替我解开被制的穴道！”

醉乡老顽童身形已至十丈开外，闻言沉声哼道：

“气走三焦，力透百穴，能解你就自解，不能解你就等着好了！”

话音落处，人影已杳。

江雨舟身在层岩之下，虽然看不到顶上情形，但却听得清清楚楚，一会儿喜，一会儿忧，一会儿焦急万状，一会儿悲愤莫名，及至听到醉乡老顽童为巫山飞猿所惑，去找青城一凤拼命，不由心中大急。

可是，急有什么用？孙北斗存心将自己置于死地，所点穴道岂是一时可解？

突然，醉乡老顽童临去时对巫山飞猿之言，就像是沉闷重雷般在他心中响起：

“气走三焦，力透百穴……”

难道运用这种方法真能自己解穴么？

运气凝神，定心静意。

可是他武功虽高，但却从未学过点穴解穴之法，而这种运气解穴之法，更是点穴术中高深的学问，仅凭醉乡老顽童几句没头没尾的话来摸索，哪会这般容易！

古洞沉寂，火光闪烁，他多方试验，不但解不了被制的穴道，反而因为停止习练太阳真诀的关系，又被壁间火焰烤得焦灼难当。

为了除火焰灼肤之苦，他只好停止运气穴，再次开始练习太阳真诀。

太阳真诀确是一种奇诡绝奥的武学，一字一句俱都隐有深意，江雨舟不知不觉中忘了一切，全力全心沉溺于那些微言大义之中。

随着时间之进展，他对太阳神功业已大有进益，事实上他进入烈焰天堂已历三日，面容上不仅毫无疲惫饥渴之态，反而呈现出一片平和。

风吹焰舞，霍霍可闻，江雨舟如同老僧入定一般。

突然，他睁开了双目，在心中重复念到：

“苍海微尘，天地一粟，系之于毫发之端，散之于六合之内……”

他哑穴被制，念时只见嘴动，不闻其声，但他自己心中却甚明白，

这几句俱是太阳真诀中的紧要所在。

良久，良久，他像是猝然领悟似的，双目一亮，立即面向那熊熊烈焰吸进一口气。

是第四天的清晨了！

江雨舟由沉思之中，听到了一阵人声：

“红鹰教主，咱们一齐宣读如何？”

这是蜘蛛宫主人，江雨舟闻声不觉一怔。

就在此时，那在鬼号谷抢走龙符的红鹰教主，已应声答道：“好说！好说！这样谁也不会吃亏，我数一二三同时开始！”

江雨舟听到此处，已略猜测到是怎么回事，但闻红鹰教主话音一落，立即沉声高唤道：

“一！二！三！”

呼声刚落，两人同时说到：

“天上人间峰半座！”

“玉龙戏水入清流！”

事已至此，江雨舟不再怀疑，这狡猾神秘的蜘蛛宫主人，竟用抛砖引玉的手法，企图凭其手中龙符，向另外三位握有龙符的武林人物，分别约定时间相互交换秘密。

这种方法确实巧妙无比，若真让他狡计得逞，则其余三人顶多只能得到两方龙符上的秘密，而他则可轻易地以一易三。

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江雨舟因祸得福，竟然不费吹灰之力，较蜘蛛宫主人知之更详。

山顶上两人在说什么，江雨舟此时已无心管他，在他脑海里盘旋的只有那四句话：

“急风无语夕阳愁，

云里青山雾里楼；

天上人间峰半座，

玉龙戏水入清流。

这些话有什么意义？

难道这就是鬼谷龙符的全部秘密？

他不解，他沉思，他……

突然，迷惘中传来一阵人声：

“老大，瞧这一路足迹，说不定我们跑了一夜，已被人捷足先得了！”

“不见得，我看这足迹有进无出，只怕此人还在烈焰天堂里未曾离开！”

“老大，你错了，我此时细看原图，似乎这座烈焰天堂另有捷径，并且就在此峰悬崖之间，说不定此人业已寻得太阳真诀，由悬崖上那处捷径走了！”

“哼！那么快搜！”

这两人一问一答，江雨舟早已听出他们，就是孙北斗走后最先来此寻找烈焰天堂之人，是以心中一震，便闻脚声已至十丈之内。

他此时穴道未解，欲避无力，不由心中大急，正在他惧怕无计之时，那两人已至身后，只听一声惊呼：

“嘿！好小子，原来你还没走么？快把太阳真诀献上！”

话音一落，但见火光一暗，两条人影直欺过来。

这两人刚刚欺进三步，烈焰天堂外又传来一阵冷笑：

“哼！蜘蛛宫主人说得不错，这下面果然有人偷听，为了维护龙符机密，说不得我红鹰教主今天要斩草除根了！”

话声一落，陡然双掌连挥，攻出一片强风。

那先来的两人脚步一错，嘿然冷笑道：

“红鹰教主，你有什么绝招，敢在我王屋双鬼面前发威……”

话音落处，已闪电般飘出八尺，不约而同旋身出掌，抬手迎了上去。

红鹰教主功力强浑无比，王屋双鬼亮掌抬腕间更是冷风嗖嗖，这两阴一阳三股气流，隔着个不言不动的江雨舟，如同大海狂涛般呼啸而来。

火舌吞吐，狂风激荡，眼看这三股掌力合一，江雨舟就得粉身碎

骨。

突然，耳畔传来一声断喝：

“且慢！”

短短两字，隐含无上威严！

红鹰教主一愕！

王屋双鬼一愕！

就在三人惊愕失神手下一慢之际，突见人影飘动如同鬼魅骤至，指影纷飞，恰像是电射星闪喇喇连响，直向江雨舟罩下。

江雨舟心神一颤，已被指风扫中。

可是，事情大大地出人意料之外，江雨舟只觉得此人指风过处，百穴顿开，双臂一抖，霍地站了起来。

他面向里壁，辨不清此人是谁，身形既起，立即一扭身形。双目所及，只见红鹰教主当门而立，在他身边站着个面罩黑纱的老人。

此人目光之中，隐含无尽神秘的色彩，初视宽厚温和，细看阴险机诈，分明是江湖巨恶，乱世枭雄，他怎会……

正在他思量不解之际，突闻王屋双鬼大喝一声，又由身后亮掌抓来。

双掌齐出，阴风蚀骨，刹那间布起一片掌影，分由四面八方涌到。

那蒙面人似乎甚为关心江雨舟的安危，见状沉喝一声：

“当心！”

沉喝声里，江雨舟猿背急转，双掌倏扬，顿时热浪怒卷，火花四射，但闻两声刺耳厉号，王屋双鬼已在熊熊火焰里化为两块焦炭。

江雨舟不意之中，用出了无心习得的太阳神功，想不到竟有这样凌厉的威力，不说红鹰教主与那蒙面老人感到惊愕，就连他自己也对眼前的情形感到咋舌难下。

火光闪烁烈焰天堂里升起了一阵焦臭之气。

沉默，沉默……

众人在沉默里眼看着王屋双鬼化成了灰烬！

突然，红鹰教主转过脸来，双目一瞟那蒙面老人。

蒙面老人当然明白他的意思，是要自己出手除去江雨舟这个可怕的人物！

然而蒙面老人并没有照他的意思做，反而朝着江雨舟温和地笑道：

“阁下可是人称冷血人的江少侠么？”

江雨舟微微将头一点：

“不错！你是……”那老人又是一声郎笑：

“失敬，失敬，老朽蜘蛛宫主人！”

“蜘蛛宫主人？”

“不错，老朽曾经数度遣使相邀，均遭少侠拒见……”

“哼！你想以先前援手之恩要挟么？”

蜘蛛宫主人尚未答话，红鹰教主突然冷哼一声：

“只怕此时没有那么便宜了吧！”

江雨舟双睛一瞪，厉声喝道：

“你想怎样？”

“你已偷听我二人龙符之秘，今天就休想离开此地！”

“那你就试试看！”

江雨舟因他那日抢走龙符，心中一直怒气未息，及闻此言，不由怒火更炽，话音一落，拍手拍出一掌。红鹰教主刚见江雨舟掌毙王屋双鬼，已经有点儿胆寒，此时所以敢大言不惭，主要是因为蜘蛛宫主人在场，他知道为了维护龙符机密，只要动起手来，蜘蛛宫主人决不会袖手旁观。

谁知事情大出意外，眼见江雨舟一掌劈出，蜘蛛宫主人竟尔如同未见，他心中一时惊惧焦急，说不得只有牙根一咬……

红鹰教主运足了十成真力，迎着江雨舟来势攻出一掌。

只听轰地一声闷响烈焰天堂里火舌乱窜，红鹰教主被震得心头一荡，噎噎噎地后退八尺。

江雨舟冷笑一声：

“识相的快把那日抢走的龙符交出来，否则，哼！”

随着这一声冷哼，江雨舟随上一步，双目怒火如刀，直向红鹰教主心窝射进。

红鹰教主虽然狂妄，此时也不免气慑神摇，面有怯色，脚步踉跄地缓缓后退。

蜘蛛宫主人确实奸狡绝伦，当二人冲突初起之时他不加劝说，及至红鹰教主败相已呈，他才哈哈大笑道：

“少侠且慢！那方龙符包在老朽身上就是！”

红鹰教主听得心头一动，正觉万分不愿。

突然耳畔传来蜘蛛宫主人清晰而细小的声音：

“秘密已得，还他何妨？”

红鹰教主一闻他这两句传音入密的规劝之言，立即就见好就收道：

“既然蜘蛛宫主人出面，我还有何话说，接住！”

“哧”的一声，把那日抢来的龙符抖手打出。

蜘蛛宫主人眼见江雨舟收好龙符，连忙缓上两步，和声说道：

“少侠可知老朽先前出手解穴之意么？”

本来江雨舟对他临危解穴，心中不无感激，可是一闻此言，立即想起以前他曾数次派遣蜘蛛使者连番相逼，立即把满腔感激之情化归乌有。当下沉吟一声道：

“你仍想借此要挟，使我归顺你蜘蛛宫么？”

蜘蛛宫主人哈哈一笑：

“哈哈，浅水荒林，难藏龙凤，老朽此时哪里还敢委屈少侠！”

“那么你是……”

“老朽听说少侠曾由枯竹教主手中，得到另一方龙符……”

江雨舟闻言之下，才知他先前援手果然别具用心，顿时脸色一沉，嘿然冷笑道：

“你要我用那方龙符，报答你先前援手之德？”

“那倒不必！老朽不过想与少侠互换龙符之秘，然后各凭机遇，寻求鬼谷真……”

“你那方龙符，此时对我已无机密可言！”

江雨舟见蜘蛛宫主人故作迷糊，明知自己已听得他手中龙符之秘，还要巧言交换，言下隐含一股威胁之意，是以才心中恼怒地出口道破。

这一手确出蜘蛛宫主人意外，依他想来，江雨舟在怀德畏威之下，就是明知吃亏也得满口应承才是，孰料……

他城府甚深，心中虽怒，却不肯轻易发作，正在寻求两全齐美之计。

突然红鹰教主冷笑一声：

“冷血人，蜘蛛宫主人可不是我红鹰教主！”

他满怀妒恨，话中隐含挑拨之意。

江雨舟闻言又是一声冷哼！

“红鹰教主，你当我江雨舟是惧人之辈么？”

蜘蛛宫主人确实阴险可怕，闻言不怒反笑道：

“老朽立身江湖，向以道义自约，既然少侠已得老朽这方龙符机密，我岂能……轻易占人便宜……”

江雨舟未等他把话说完，也应声长笑道：

“好一个自命不凡的蜘蛛宫主人，难道你就把江雨舟当成了忘恩负义之徒！你先前援救之时，虽然别具用心，不过我江雨舟总算身受其惠，此时我就以那方龙符上秘语相告，从今后恩怨两消！”蜘蛛宫主人闻言心中乱跳，但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一般，可是红鹰教主闻言之下，竟然心情激动顿忘厉害，身形一闪，连连上两步道：

“既然如此，那就快说！”

江雨舟向他瞪目怒视，嘿然冷笑道：

“此事与你无关，滚出去！”

冷傲凌厉，听得红鹰教主心头一颤，一时进退维谷不知所措。

江雨舟见状猛一上步，喝道：

“你还用请么？”掌势一挥，劈出一股夹带火花的热浪。

红鹰教主见状心胆俱摇，惊叫一声，反身倒跃八步，刹时消逝在

山洞之中，江雨舟依言说出了那方龙符上的字句，蜘蛛宫主人似乎意犹未尽道：

“少侠言出必践，令人心服，但不知能否将那方龙符借来一饱眼福？”江雨舟沉声一笑道：

“事情本无不可，只可惜你来迟一步，那方龙符已为别人所得！”

蜘蛛宫主人正想询问那人是谁，突头顶上传来一声巨震，烈焰天堂竟然火舌乱串，石落如雨，大有天崩地陷之势。

蜘蛛宫主人大喝一声：

“好一个大胆的红鹰教主，竟敢使用震天梭！”人影一翻，抢先奔了出去。

江雨舟虽不知震天梭为何物，但闻名思意，早已明白了大半，当下跟踪而出。

这真是千钧一发，就在他身形冲出烈焰天堂之际，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那座烈焰天堂业已整个坍了下来。

一时烟尘弥漫，火舌乱窜，余震所及，就连整个山洞都有坍塌之势。

这情形，江雨舟纵有通天之能，也不敢再耽延，当下晃动身形。

谁知脚步抬起，这才发现山洞已被泥沙堵塞，蜘蛛宫主人见机较早，踪迹已杳。

江雨舟放足疾奔，只感到幽暗异常，与悬崖出口刚好是背道而驰。不过他想起孙北斗与王屋双鬼，均非由悬崖出口处进来，足以心中并不慌乱。

曲曲折折，行约顿饭时光，突然通路口已断。

原来江雨舟走这条山洞，并非孙北斗与王屋双鬼进出之处，他心中一急，正想转身另寻出路。

突然，石壁后传来一阵人声：

“到了，此处就是！”

这声音入耳，江雨舟立即辨出是巫山飞猿，顿时心中一愕，暗道：

“我江雨舟都无法自行解穴，这贼子怎能有此功力？”

思量未已，耳边人声又起：

“哼！假如你说话不实，可别怪我将你重新点穴，送回那座危峰之上，到那时再想别人救你，可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你道这声音又是谁？原来正是南王太子孙北斗！江雨舟闻声心情激动，木然无措。

松花钓叟待己恩重如山！

孙北斗对己仇深似海！

为了报答叔叔之恩，我江雨舟宁可放弃毁容之仇，夺爱之恨。无奈孙北斗依然苦苦相逼栽赃嫁祸，使得中原九大门派群起而攻。

当青城一凤仗义执言之时，我江雨舟本可……

可是，为了叔叔遗下你一条香火，我又不惜甘冒坠崖之险，粉身碎骨之危，把种种罪恶一力承担，不料你恩将仇报，竟然……

他思潮起伏，恩怨难决……突然，耳畔传来一声怒笑：

“哼！我单掌开天所指龙符，究竟是哪一块？”江雨舟正在心中思量那边共有了三人，不知这单掌开天又是何时被孙北斗押来。便听孙北斗嘿嘿冷笑道：

“你真不说么？”“不说！”“哼！今天不叫你尝点儿厉害，我就枉称南王太子了！”江雨舟一闻孙北斗要收拾单掌开天，不觉心中一震。

谁知事情发展，更令他大出意外，只听单掌开天一闻孙北斗之名，立即失声叫道：

“南王太子！你……你就是南王太子？”

孙北斗不明他话中之意，沉声一笑道：

“怎样？你怕了么？”单掌开天说话声突转微弱，江雨舟耳力虽强，但隔着一层石壁，也仅能听到叽叽喳喳之声。

俄而，单掌开天话声一落，就听孙北斗沉声说道：

“你先出去！”

江雨舟虽然听不见，但可想象得到，那是对巫山飞猿所说。

江雨舟不明单掌开天为何一闻南王太子之名，就会惊愕失声，心中疑虑，情不自禁地向石壁贴进一步。

但闻孙北斗轻哼一声道：

“巫山飞猿业已走远，此时这山洞中只有你我二人，还不赶快把那方龙符的下落说出来么？”

“少侠，你以为我要对你说的，真是那方龙符的下落么？”

“难道不是？”“此事较之龙符，实在有泰山鹅毛之别，至少对小侠而言是如此！”

“哼！那你就说来让我听听！”

“请小侠附耳过来。”

“此处只有你我二人，你还有何顾虑？”

“常言道，隔墙有耳，此事太过重要，哪能不加慎重？”随着一声冷哼，空气立转沉寂。

江雨舟凝神敛气，全心贯注，无奈一壁相阻，语音难辨，只听单掌开天断续说道：“……躲到南王府中……恐我泄漏……潜居巫山……今日能够向少侠表明……我就死也瞑目了！”

江雨舟因他语意无法连贯，一时不能完全了悟，正在静心苦思，突闻孙北斗怒喝一声：

“你这话可是当真！”单掌开天哎哟一声，似乎强忍痛苦道：

“老朽句句……俱是……实言……”

“你有什么证据？”

“小侠若是不信，可问……铁指康林！”

江雨舟听得心头一愕，突闻孙北斗纵声狂笑道：

“哈哈，想不到我孙北斗妄走人间一趟，至今犹在睡梦之中，江心月，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匹夫，有朝一日我非得将你千刀万剐，挫骨扬灰！”

江雨舟见他突然骂起松花钓叟，不由心头大愕。

正在此时，只听孙北斗又是一声叫道：

“单掌开天，当年主谋夜袭海天山庄是何人？”江雨舟情不自禁地心中一震，就在此时，单掌开天惨叫一声道：

“他……他就是北……”

江雨舟听到一个“北”字，心中如同擂鼓般呼地一响，但话音未落，突生奇变，单掌开天爆出一声刺耳惨叫，似乎已重创而亡。

紧接着，孙北斗厉声大喝道：

“巫山飞猿，你敢跑！”脚步连声，似乎孙北斗已随后追了下去。

江雨舟听到此处，哪里还能沉得住气，当即运集毕身之力，双掌一扬，就向石壁上推去。

这座石洞，本就是烈焰天堂的另一出处，只不过中间被人用乱石封闭，此时经他全力一击，顿时石壁洞穿。

江雨舟穿空而过，只见乱石之中倒卧着一名老人尸身，七孔流血，双目怒瞪，似乎被一种绝高的掌力所伤。

孙北斗在随意之中，发出这种强浑的掌力，把单掌开天当场击毙，这岂是巫山飞猿所能办得到的？

江雨舟略一思量，心中突然了悟，知道孙北斗那声断喝全是猜测之词，事实上巫山飞猿在孙北斗叫他离开之时，早已经溜之大吉了，这暗中下手的一定还有他人。

这人击毙单掌开天之用意何在？不消说，完全是为了杀人灭口，恐怕他泄露当年夜袭海天山庄的秘密，进而言之，这出手之人当年夜袭海天山庄之事，一定大有关连。

这念头在江雨舟心中一转，他立即迫不急待地快步而出。

白云悠悠，山风正疾，极目回望，不见人踪。巫山飞猿、南王太子，俱都不知所之。

流露轻林梢，柔风飘过峡谷，但见远处山坡上一条黑影晃眼消逝。

江雨舟微微一愕，放足赶去。

其实此处山坡还在数里开外，孙北斗哪有这快脚程，只可惜他匆忙之中未加熟虑，以致……

却说江雨舟信足狂奔，不消一盏热茶时分，便已翻上那处山坡。正当他由山脊腾身而上之际蓦闻一声大喝，分由两侧攻来一股劲风。

江雨舟脚步一错，猛退七尺，突见一高一矮两条人影，如同射星